

1935年5月-1935年11月

電通



半月電報

冯沛齡◎编

老上海电影期刊经典

被壓迫的婦女們
團結起來！
Row, Women!

新的「俄國家庭」
"A Doll's House"

歌女們，長城邊的歌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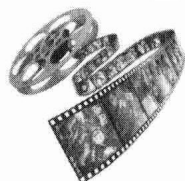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老上海电影期刊经典

電通半月電報

1935年5月～1935年11月



冯沛龄◎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通半月画报 / 冯沛龄编

.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老上海电影期刊经典)

ISBN978-7-80745-731-2

I ①电… II. ①冯… III. ①电影-期刊-中国-现代

IV. ①J909.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37405号

电通半月画报

编 者: 冯沛龄

责任编辑: 余 同

设计制作: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开

印 张: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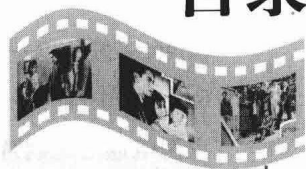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80745-731-2/J·005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 第一期

《风云儿女》故事 /1

“众望” /5

>> 第二期（《风云儿女》特辑）

许幸之：实现了一个幼年的梦 /14

《风云儿女》原著 /17

>> 第三期

尤兢：观美国《桃李劫》后的一段对话 /35

许幸之：《风云儿女》的自我批评 /37

陈波儿：东方的马尔泰 /39

余力——编后记 /42

>> 第四期

一个日本电影理论家论中国电影（岩崎昶） /45

方岩：《自由神》二题 /51

余力——编后记 /53

>> 第五期

（王莹自译）致无邪世界的一群

——日本文化学院参观后记 /56

王莹：为自由 /59

司徒慧敏：《自由神》故事 /61

慧敏：《自由神》产后 /70

对《自由神》的评论（3篇） /73

《自由神》演员的园地（2篇） /78

闲话《自由神》（4篇） /80



Elmer：好莱坞——“从舞台到银幕”的人们 /85

RuBy：中国——“从舞台到银幕”的人们 /88

上海电通公司制片厂征求有志银幕之知识女性 /93

生活书店同人参观电通记 /95

余力——编后记 /98

>> 第六期（《自由神》特辑）

余力——编后记（及聂耳逝世讣告）/100

>> 第七期

周耀：我所知的聂耳 /104

吕骥复聂耳：一封未寄的信 /107

唐纳：给亡友聂耳 /108

纪念聂耳先生悼词摘录 /112

悼电通一少年龚维扬君 /118

余力——编后记（及悼讯）/118

>> 第八期

上海各大日报对《自由神》之批评（7则）/121

电通诗画 /128

白克：《都市风光》日记（一）/136

余力——编后记 /140

>> 第九期

白克：《都市风光》日记（二）/141

施超：我们的使命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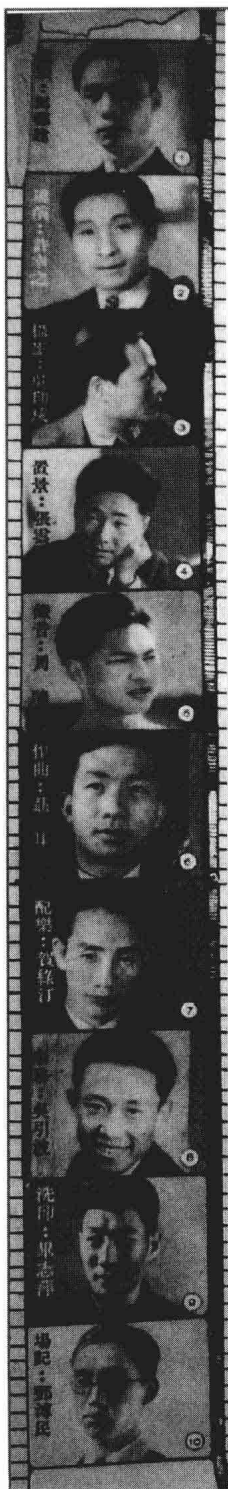
张云乔：电影常用术语浅释（一）/151

余力——编后记 /156

>> 第十期（《都市风光》特辑）

《都市风光》中的主演演员 /157





《都市风光》本事 /158

《都市风光》中的客串演员 /161

贺绿汀：作歌曲的几件初步知识 /162

袁牧之：漫谈音乐喜剧 /164

余力——编后记 /168

>> 第十一期

阿非：鹤沼海岸的信息 /170

王莹：南归 /173

张云乔：电影常用术语浅释（二） /174

黄自：电影中的音乐 /177

贺绿汀：《都市风光》中的描写音乐 /179

上海中西各报对《都市风光》之批评（摘要） /181

余力——编后记 /186

>> 第十二期

张云乔：电影常用术语浅释（三） /187

余力——编后记 /191

>> 第十三期

敬让此篇幅给爱好本刊之十万读者 /192

半月问答 /194

半月悬赏 /197

半月座谈 /198

半月新闻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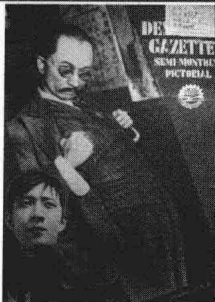
余力——编后记 /204

编后记 /205



第一期

1935年5月16日出版



封底

《风云儿女》故事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在上海。

沪西某里的一间三层楼的前楼里，住着两个因为东北沦亡而绝断了经济来源的青年，一个是诗人辛白华，在上海的文坛上是一个新进的诗人，其他一个是诗人的好友梁质夫，他在北方参加过军队生活，现在却在法科大学里念书。

和他们的住处临窗相对的是一个方才和丈夫离了婚的富裕而美丽的女性——施夫人的香闺。因为她爱好文学，擅长音乐，所以对于这位青年的作家，表示了异常的好意。

二楼却住着一对孤零的母女，她们是河北人，祖居在长城附近，因为天灾，

一家到南边来，可是不幸到上海不久，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就遭遇了不幸而死了！女孩子生得非常聪明，从前父亲在的时候，也曾进过学校，可是现在流落在上海，那是不必再讲读书，连她母亲用十个



· 1935年影片中少不了的演技高手：顾梦鹤



· 怅怅何所思，凝眸一睇时。电影演员之一陆露明女士



·《风云儿女》之中袁牧之在读书

手指来维持她们两个的生活，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因为同情她们的境遇，白华和质夫曾经典质了东西来代付过她们的房钱，也就因为这种机缘，女孩子（阿凤）感觉到这冷酷的上海，只有他们——尤其是白华才是她们唯一的朋友和亲人。

在一次艺术家的宴会席上，白华和施夫人才有谈话的机会，她的谈吐，她的美丽，使他感到了异常的兴奋，最后，更用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

世界的冷暖是不同的，正值白华陶醉在温馨的情调里面的时候，阿凤的母亲突然病了，没有钱，又没有人照顾，幸喜质夫有一个相爱的女朋友徐家珍，在平民医院里当看护，于是她们由他们的介绍而送进了医院——可是，到医院没有三个钟头，就一撒手抛弃她最爱的阿凤死去了。

这样，孤零的阿凤就收留在两个侠义的青年的家里。恰恰，白华的诗稿换得了一笔稿费，为着阿凤的前途，他们将她送进了学校。

但是，事情是不让这样平静下去的，质夫因一个“铁血团”的朋友的牵累，突然地被捕了，更因在他们住所寄放了这个朋友的东西，于是问题又牵累到白华身上，顾不及阿凤，白华只能走了，昔日的朋友不敢收留，必然地使他走向他的崇拜者施夫人的家里。对于一个飘流无定中的青年，施夫人当然不会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在施夫人家里住了一夜之后，施夫人便将白华带到风光明媚的青岛去了。

阿凤重新又孤零了，因徐家珍的帮助，更因为她善于歌唱，她就参加了一个到北方去走码头的歌舞班，漂零，流浪，奇妙地这两个青年男女又在青岛的戏院里互相遇见了。

白华终究是一个热血的青年，在那种享乐的环境里面他还忘不了拆离的朋



·《风云儿女》中的施夫人，谈瑛女士

友和沦丧了的乡邦，但是在阿凤眼中，却明明看到白华已经做了一个富家女子的侍奉，她感到失望，感到幻灭，她便悄悄地随着歌舞班，向北去找她的故乡。

这时候，质夫因为各方的援助，已经保释出狱，北上参战，惟恐白华忘记了他作诗以外的国民的任务，于是在出发的时候，还在家珍那儿留信去忠告，可是，国土未复，我们的勇士就在古北口的一战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下了。

华北风云，一天天的紧急，但是在战马倥偬的北平，文学家们还在一个俱乐部里欢迎这位北上的诗人，徐家珍从报上看到消息，赶来交付了质夫的遗札，被这种惨烈和殷殷的炮声激动，我们的诗人便勇敢地决定去走质夫所走过的路程。



·长为野猫，不作驯羊！《风云儿女》主演王人美女士

在长城边上——防卫祖国的勇士，新生了的诗人辛白华又偶然忽见了凤凰图，在连天的炮火和成千的灾民里面，白华和阿凤再遇见了，他们的友爱，他们的真情，完全地融化在民族自卫的热情里面，火在烧，炮在响，进军的喇叭在奏，老幼，男女，诗人，农夫，兵士，为着不愿亡国，勇敢地向着敌人的方面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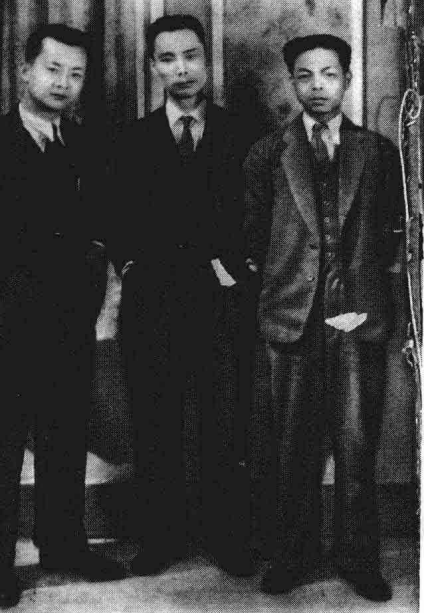
鐵蹄下的歌女

許幸之作歌 黃耳作曲

Andante espressivo

我們到處賣唱，我們到處獻舞。
 不知道國家將亡，爲甚麼被人當作商女？
 飢寒交迫，我們到處哀歌，嘗盡了人生的滋味，舞女是永遠地飄流。
 誰甘心做人的奴隸，誰願意墮落？
 淪亡，即可憐是鐵蹄下的歌女，被鞭撻得遍體鱗傷！

· 《铁蹄下的歌女》乐谱



·三友式录音机
创造者：司徒
逸民 马德建
龚毓珂

“众望”

一句真心话

《民报》编辑 万里

电影是艺术。但是，电影在资本主义的国度里，它是百分之百的一种商品，为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的商业产物。不用说，艺术这语当作一种表现形式时，电影自然还是艺术。

在这半资本和半封建的，畸形发展着的现阶段的中国，电影还不能跳出这商品的范围。因此，中国的电影制片家，口头喊着的“为艺术”或“为什么”，实在是件漂亮的外衣而已，他制作一部影片，不能不做商业上的一种打算。

但是，他在“生意眼”上打算以外，还替观众打算一下的话，那已经是好的了！

电通公司，在国内的制片公司中，总算是进步的一个了。它在各方面的设备，也够完全的了。这里，我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我要建议给他们的，就是再添设个影片检毒所，专替观众的精神食粮上打算，检验有毒与否，滋养料的量的多少，那么观众将受益无穷了！

不是开玩笑，而是真心话！

寄《电通》的战士们

影评家 鲁思

电影是教育，电影是宣传；在整个的艺术领域中，电影是最有力的武器。——这是我们可以共同确信的。

这武器，看操在什么“人”手里，它可以不见血地致人于死命，它可以使你

得救，它可以使你堕落，它可以使你向上，只有电影有这力量，只有开麦拉，也只有胶片，有这伟大的力量！

你们是“善良”的，请你们救救这般倒悬着的人们罢。好好地使用着你们的胶片，使用着你们的开麦拉，使用着这有力的武器——电影，为人类而努力！

虽然多说一句话，社会还不致于向我征收“开口捐”；不过，这时代究竟不是说话的时代呀。

敬祝你们努力！

开麦拉战胜一切的恶势和黑暗！

破例

《中华日报》编辑 唐瑜

一个为所谓大导演大明星占据着的影坛，一切离开“名”导演与大明星，即不足以资号召似的。自从这个“定例”第一次为一队新的战士所破坏——电通公司以全部新人摄制《桃李劫》而获得了广大的观众的赞誉之后，这使某一些短视的制片者对于自己平日的信仰不免动摇起来。

事实上，近来像某一些“大明星”所主演的片子，在庸俗的剧本与导演制作

之下，也不能号召观众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以提携影界新人及创造艺术新生命之任务的电通的出现，正是使每个关心电影文化运动之前途的人们，万分兴奋的事。

不过，我们希望电通同人不要因一跃的成功而自满，



·四导演：（自左至右）孙师毅 司徒慧敏 许幸之 袁牧之



· 電通攝影師作品

電通攝影師作品

PHOTOGRAPHS BY DENTON CAMERAMEN

Photographs by Michel with Mr. Wu



The Water Lily By Y. S. Wu.

吳印咸作



"Airing"

Awarded by International Kunstphotographische Ausstellung held in Switzerland, 1934.

By Y. S. Wu

吳印咸

吳印咸作



Barbora

By C. M. Yang

楊富明作



Snowy Way

By C. M. Yang

楊富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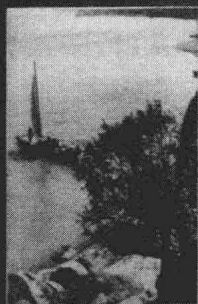
楊富明作



Lines

By S. T. Chen

陳冠廷作



Yachting By S. T. Feng

馮四知作



吳印咸



·四摄影师：(自左至右) 陈跃庭 杨霁明 吴印咸 冯四知

更应当时时刻刻地在共同努力，虚心研讨之下，去争取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的光荣之前途。

说错了诸君莫怪

《大晚报》编辑 崔万秋

电通的特色，是话剧同人的大本营。过去的导演应云卫兄，现在的导演许幸之，袁牧之，孙师毅诸兄，都是话剧界的骁将，人所共知。就是职员演员，也都从戏剧园地中来。周伯勋兄，陈波儿女士，唐槐秋兄，顾梦鹤兄，都是。在这电影有声化的今日，话剧界同人取得电影界的王座，是不成问题的。尤其电通的同人，在智识学养方面，也较他处优越，其前途之远大，更不可限量。

只是我希望电通公司同人，把竞争的视野放广阔一点，不要以在中国电影界取得地位而满足，而能把作品的水准提高到与欧美一流作品相抗衡，那就是中国的荣誉了。

希望

影评家 凌鹤

一个人总不免有点希望的，即使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一些些。自然罗，我也会希望。虽然我不敢妄想着升官，我也不敢妄想买中五十万的航空奖券，但是我希望自己不致于饿死，同时，我对于中国电影，也很关切地怀着最起码的希望。

不少人都承认中国电影在不断地进步着，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我却不能不说一句大家扫兴的话：我简直以为中国电影在开倒车。一九三四年以来，



试问除了《大路》、《新女性》、《逃亡》之外，还看到更多的比较可看的作品没有？一直到最近的《国风》，我们真不能不为中国电影之开始没落而惋惜了。

自“一·二八”而后，中国电影确是跨着急进的步伐向着新的前途走着的，然而在荆棘丛生崎岖的山路中，只落得遍体创伤的十分艰困。可是到了今年，不幸的是居然走向复古的道路。一点也不夸大地说，中国新的电影的萌芽，现在已经遭遇了被摘的危险了。

在这可怕的情形下，有良心的电影艺术家们是应当振作一下的。假使不愿中国电影夭折的话，那就只好和开倒车的倾向争斗。在广泛的观众拥护之下，中国电影是不会自杀而死的。

那末我直觉地对电通公司的诸君，怀着热烈的希望。自《桃李劫》的成功，电通公司开始显示了新的姿态。他们在真真实实地从事电影的制作，他们以刻苦耐劳的精神在奋斗着，他们敢正视现实，他们努力于中国电影之新生命的获得。

到现在为止，虽然电通公司的出品，和观众相见的还只有《桃李劫》，不过人们会相信《风云儿女》、《自由神》、《都会风光》及《沙漠天堂》，都不会使人失望的。我这样想着，我这样希望，希望！……为了中国电影的前途。

电通的新精神

艺华公司编剧 徐苏灵

用自制三友式收音机收音，摄制了第一部有声影片《桃李劫》而震响了中国影界的“电通公司”，目前是在长足的进展中努力着的。

“电通”，自以全部新人才的出现，制成了《桃李劫》这有声影片，几乎是出乎众料以外地获取了它的成就与广大的观众的欢迎及舆论界一致推崇。因此，电通公司从这以后为吾人所瞩目了。

自然，吾人的注意着“电通”，当并不仅因《桃李劫》的成就，而实以“电通公司”，它是在以新的姿态出现于此贫弱、封建、颓废、落后、不景气的中国电影界的。

他们新的产品有即将完成的《风云儿女》与在筹制中的《自由神》、《都会风

光》、《沙漠天堂》等。他们是有步骤、有秩序、有希望地向着成功的路上进展。这是实在使得吾人惊异的。

它，电通，以不很充实的经济力量，不很充实的经验，而能如此进展得迅速而且有希望，这恐怕是会令人不解的吧。

因此，我在某一天的下午到荆州路他们制片厂的新址去观光一下。

在这里，我不想写什么访问记之类的文字，所以我不想把电通所给我的直觉的印象写出来。因为即使详细地写出来，那是并不会有什么意思的，最显明的，就是我如果告诉你们的摄影场状况，那是不如描写其他的大公司的好，因为他——电通的新摄影场是就着一座学校的雨天体育馆改用的。

我要说的乃是电通的新精神所给予我人的一种兴奋与光明。

总经理马德建先生是一位科学家（他是和其他的两位发明他们的三友式收音机的）。因此，他不如其他的企业家们的观念一样，他以他们的科学的头脑与技术，经理着电通公司，科学是反封建的，厌恶颓废的，前进的，有计划的，实际的，坚苦的。基于这种精神的要求的效能，电通公司之在马德建先生治理下，计划下，经营下，其成就的要求，是不难给吾人以显明的答复的。

而电通的最令人惊异处，更在于它的全部新人才的选用。这是所有的企业家们所不敢尝试的事情。但是电通公司，它以什么一种大胆的担保来做这种冒险呢？那便是他们的科学的效能与它的新精神的要求，使得新人才的结合，能有计划地在一种科学的统制下努力于他们的工作。

在提拔新人才的实现中，反明星中心制，将会首先为电通公司用事实来实现了。

为什么一个新兴的且不充实的电通公司，能够在种种的冒险中工作而有迅速的成就，而在拥有巨大资产与充实的人才的所谓老公司们，却在贫弱与不景气中嗟叹呢？这该是一件惭愧的事。

因此，我人对于电通公司的重视，实在是因为它几乎是一个中国影业的一个革命的集团。它以科学的效能与坚苦的奋进，在已形成了贫弱的，封建，落后与不景气的今日中国电影界出现了它的新精神。

在那天到了电通以后，遇到师毅，邦碟，伯勋及睡着的牧之诸兄，后来伯勋兄说将出《电通半月刊》，向我索稿，因成此篇，非故意捧场，实出于一种感奋而写成的。附记。



喜讯

《新闻报》编辑 吴承达

怀着很兴奋的情绪，每天从我的桌子上去拆各地寄来的电影刊物，而这种情绪，最近显见得更加兴奋了！因为除若干的美国黄色杂志等之外，又多添了联华和明星的两个姊妹刊物。在吾国，新刊上有这样蓬勃的气象，确属初见呢！

今夜，周伯勋君来馆，报告电通也将胎生一个小宝宝，这，不又是一个喜讯吗？

电通是一个新青年，处女作《桃李劫》叙述的也是新青年的故事，前次我曾被邀往该公司新址参观，流览所及，也都给予我一种新青年精神的印象。自然，如今《电通画报》出世，它一定成为影刊中的新青年，可以无疑！

愿爱好电影的男女朋友，得到这喜讯后，从此多结一新青年的伴侣。待着吧！电通的努力！

瞎话三千

《时报》编辑 滕树

看完了《晶宫恩仇记》，大踏步归来，在永安公司门口碰见周伯勋，他请我为《电通画报》写稿子。

关于写稿子，我实在有点头痛，正和我常常拉人写稿子，人家或感到头痛一样。

而且这年头笔也不是好动的，讲话要负责任。又何况我对电影还是门外汉，说来说去老是那么一套。说老实话，我对电影非常发生兴趣，不但发生兴趣，而且颇有相当的自信力去尝试一番。所差者经验与铜臭而已——因为我有一种做老板的脾气，不大愿意受客观环境的限制。

这年头，风云中儿女们需要中航空奖券。

周伯勋，我老早就认识他，在《续故春梦》做侠客的就是他。胖胖的，小胡子，人还呱啥。历在联华明星等公司客串，现在算是电通的通人之一了。办事精